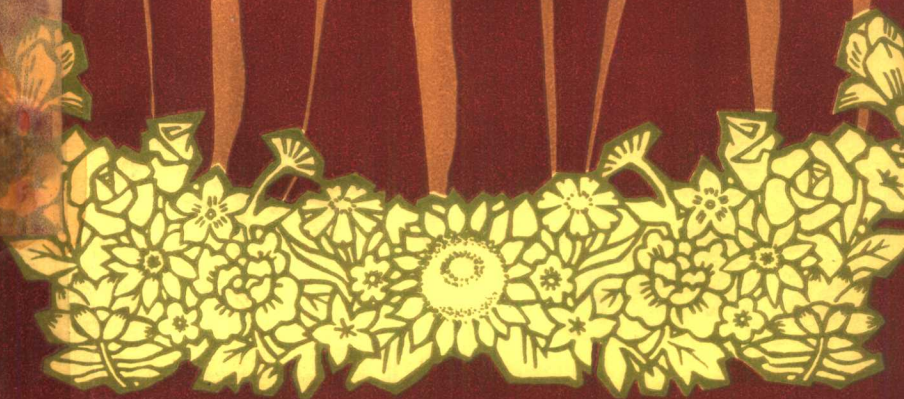




1 9 6 4

河南现代剧本选



862
3148

河南現代劇本選

(1964)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鄭州

河南现代剧本选

(1964)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经五路)

河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一号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豫总书号：3231

787×1092 1/32 • $10\frac{3}{4}$ 印张 • 225,000字

1965年4月第1版 196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5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05·628

定 价：(7) 0.95元

責任編輯：刘文化

責任校对：李紋年

封面設計：单 戈

統一書號：10·

定 价：(7·

目 录

李双双 (豫剧)	李 准 赵籍身 (执笔) 楊兰春 編剧 (1)
龙馬精神 (話剧)	刘 沙 (执笔) 馬开方 改編 (77)
人欢馬叫 (豫剧)	許昌专区戏剧院剧目組編剧 刘 錫年 李 树 修 执笔 (165)
卖籬筐 (越調)	黃峻岭 (239)
紅管家 (曲剧)	林曾信 (267)
好媳妇 (曲剧)	蔣振亚 (315)

李 双 双

(豫 剧)

李 准 赵籍身(执笔) 楊兰春 編剧

內容提要

这个剧本，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編的。剧中描写了人民公社社員——李双双的光輝形象。她热爱集体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，大公无私，积极維護集体利益，热情帮助别人，敢想、敢说，敢于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进行斗争，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风格，是群众学习的榜样。

人 物 表

李双双——将近中年的农村妇女。

喜 旺——能干的农民，双双的丈夫。

老支书——即老进，身体健壮的老头，共产党员，
农民出身的基层干部。

桂 英——年轻的农村姑娘，参加劳动的中学毕业生。

二 春——青年农民。

孙 有——老中农，桂英的父亲。

孙有婆——桂英的母亲。

金 樵——生产队队长。

大 凤——金樵的妻子。

小 王——青年汽车司机。

彦方嫂——青年农妇。

社员甲

老 头

中 年

妇 甲

妇 乙

群众若干人

第 一 場

时 間：一九六二年春天。

地 点：河南某地的浅山区。

〔舞台远处群山起伏，山的頂峰上飄揚着一面紅旗，那是开发山区的什么工作队的旗子，因为距离太远了，看着很小，但又是那么耀眼醒目。近处黄土丘陵起伏。

〔山脚下，是一带浓綠的树丛，树丛中露出紅瓦屋頂。从山边到近处，庄稼連成一片：有麦田、油菜田，又有早秋作物。斜貫田地一条大馬路，路边有連亘不断的电綫杆远远延伸，越山而过。

〔近处一棵大树，树蔭浓复舞台三分之二。一湾流水，水上有一新建小石板桥，水边有大小不同的几块石头。这是村里人洗衣服和歇息的地方。

〔天快晌午了，喜旺收了工，路过此处。他扛着一把鋤头，右手拿着旱烟袋，敲着鋤把子，嘴里念着鑼鼓經上。

喜 旺：（念二八过門，揚烟袋当作馬鞭）

（唱）走一洼来又一洼，
洼洼里头好庄稼。
俺社要把电綫架，
架了高压架低压。
低压电杆两丈二，
高压电杆两丈八。

安上一个小馬达，
叫它給咱把套拉。
叫它拉犁又拉耙，
叫它搖耒把种撒。
拉起磨来賽牛馬，
拉起水車嘩啦啦啦。

庄稼人有了它可是真得法。

〔下到水边，放下鋤头，放下烟袋，褂子，脫下新鞋。左看右看，高兴地洗着臉唱起来。

牛盼谷雨羊盼夏，
苗盼結籽树盼花。
庄稼人盼的是电气化，
打光棍盼的是早日成家。

〔穿上鞋子，拿起鋤头，把褂子向肩上一搭要走，忽然发现烟袋不見了。原来当喜旺洗脸的时候，二春路过这里，看見喜旺的高兴劲，和他开玩笑，偷偷地将烟袋藏起来了。喜旺滿地乱找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，找啥哩？

喜 旺：（低头找着說着）烟袋，烟袋。

二 春：（假装帮着找）別是忘到地里了吧？

喜 旺：去，去！剛才还用它打梆子哩！

二 春：（偷偷将烟袋放回原处，轉向一旁）你剛才放哪儿啦？

喜 旺：我就放到……（拾起烟袋，左擦右擦）二春，是你
要我的猴哩吧？（将烟袋吹吹，在鞋底上磕磕）

二 春：嗨！又換上新鞋啦？

喜 旺：（憨笑）嘿嘿嘿嘿！二春兄弟，你哥不是噴哩，你

几时见过你哥穿过旧鞋！实纳帮子千层底，你嫂子啊，她就不让我穿旧鞋。

二 春：就凭你这块料，我嫂子咋会跟你配成一对啦！

喜 旺：（认真地）耶！天对葫芦地对瓢，人对缘法狗对毛，那可是各人对眼哩！小青年别光眼气人，也该对个象啦！看看，（用烟袋敲二春的草帽）草帽张大嘴啦，也没人给你缝缝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知道，像我这打牛腿的庄稼人，谁愿意嫁咱？

喜 旺：（同情地）是啊！说真的，二春，我是看中你了，我要有妹子，我就叫她嫁给你。可你也别泄气，得下大劲。你不知道，我找你嫂子的时候，把吃奶力都用上了。

二 春：喜旺哥！你可知道咱村像我双双嫂子这样的人不多呀！

喜 旺：（点着头）对！如今有些年轻人，一提和男家结婚，就要这要那的，连她爹的棺材也要！这号人哪，趁早跟她对屁股蹬一脚，你东我西！（他学着蹬的样子，说着向桥上走去）

二 春：（忙拦住）喜旺哥，别走哩，再说会话嘛！

喜 旺：啥时候啦！（仍走）

二 春：（拉住他）再说会儿，再说会儿。（与喜旺并肩坐在桥板上）喜旺哥，你说，一个人要对你好了，那该是啥样儿？

喜 旺：这呀？俩人要是真好，那就是吃喝不论你我，烟茶不分家。就说我跟金樵吧，他是个队长，咱是个社

員，虽说不是平起平坐，他可也不外气咱。再说咱俩……

二 春：我说的是女的。

喜 旺：噢！女哩？（拍脑袋）你没吃过猪肉，也没见过猪走？就说我跟你嫂子吧！就像人家那戏里唱的：

（学唱）自从她来到咱的家呀，

又织布来又纺花呀。

白天跟我把地下呀，

回家做饭又烧茶呀。

我发脾气她让我呀，

她动肝火我让她呀。

日子过得不算差呀！

……

二 春：（忙打断）算啦，算啦！你怎么老是哪儿不痒往哪儿挠？我说的是女人。（站起来）

喜 旺：我说的是不是女人？（也站起来）

二 春：哎呀！我的老哥，我说的是闺女！

喜 旺：哦，我的老弟，绕过来绕过去，说的还是搞恋爱，这个我也不在行。（猛听到远处人声，二春急忙向远处一看，看见了桂英，又想喊，又不好意思喊，又想去迎接，又不敢去。喜旺大悟地笑笑）哦……（嘴里拉起胡琴过门，恰接下面的唱）

双 双

桂 英：（内唱）清明过谷雨到春光正好，

彦方嫂

〔双双担一副桶，桂英提一篮红薯秧，彦方嫂扛一

张镢头上。喜旺看见双双出工，心中不然，当着众人又不好发作，大大列列地靠树而站。二春转到喜旺后面。

双 双

桂 英：（同唱）风儿柔雨儿酥滋润禾苗。

彦方嫂

双 双：（唱）羊不拦猪不圈随便乱跑，

桂 英：（唱）红薯地拱了个乱七八糟！

彦方嫂：（唱）谁家猪全不管真可恼，

双 双：（唱）逮住了把它的猪牙来敲！

〔三人走到水边，双双用桶打水，桂英和彦方嫂洗苗。喜旺见双双没看见他，走到桥上。见双双仍没有看见他，生气地把褂子扔给双双。〕

喜 旺：给！该洗了。

双 双：（看了看喜旺，扭回头和彦方嫂偷笑了一下，洗褂子）

喜 旺：这天晌午啦，又去弄啥？

双 双：村南二亩坪队里那块红薯苗，猪快拱完了，俺们几个去补栽补栽。

喜 旺：队长派你啦？

双 双：不是。

喜 旺：组长叫你啦？

双 双：没有。

喜 旺：一没队长派，二没组长叫，秃子头上学剃头，哪儿能用着你嘍！

彦方嫂：耶！看您两口亲咧，去给队里补两棵红薯苗，还能

把您双双累死？

喜 旺：（停了停）咱小菊誰招呼咧？

双 双：菊她姥姥想菊哩，她二舅来把她接走啦！

喜 旺：（又停一停）天啥时候啦，还吃飯不吃？

双 双：你不会先把鍋烧上！

喜 旺：（走，又回来）钥匙咧？

〔双双掏出钥匙，递给喜旺。喜旺接过钥匙，欲走又轉回，掏出两个小杏給双双。众笑，喜旺下。〕

二 春：嗨！双双嫂子，看您两口亲咧，吃个蚂蚱也給你留个大腿。

双 双：南京到北京，汉子見了老婆亲。你沒听說过！

二 春：你真会說……

双 双：給，塞住你那嘴吧！（給二春两个杏）

二 春：（偷偷地把杏給桂英。稍停，看着桂英）誰有个針綫沒有？咱連連草帽。

彦方嫂：我沒有。（也看着桂英）誰有針綫？干脆給人家連連吧！

桂 英：（羞澀地不出声）

二 春：看看，一个人有多难！

双 双：拿过来吧，我給你連两針儿。

〔二春无奈，把草帽递给双双，双双边取針綫边說。〕

双 双：二春，我說你就是說你啦！（边穿針綫边唱）

（唱）二春你今年二十多，
小模样长得也不錯。
論劳动你是能干手，

論文化也上過兩年學。

咱村里姑娘有多少，

難道說，難道說挑不上個好老婆？

彥方嫂：（唱）大睜兩眼你看不見，

光知道張嘴瞎胡說，

狗咬耗子你管得多！

（奪過草帽，扔給桂英）

桂英：我才不給他縫哩！（把草帽扔給二春，跑下，兩個杏掉在地上）

双双：哦，船在這兒灣着呀！（上前對二春）二春，你還對我保密哩？把我蒙在鼓里，好！

二春：嫂子，我不敢。

双双：你到底願意不願意？

二春：我有啥願意不願意，誰知道人家願意不願意？

双双：你不會問問她？

二春：那咋問哩？

双双：長着一張嘴，能吃能喝，就不會說話？小雞下蛋，臉一紅，咯答就下來啦！

二春：（害羞地）……

双双：大丈夫男子漢，有啥害羞。你不問，我替你問。

〔双双下去拉桂英，二春躲下。〕

双双：（拉桂英上）桂英，二春嘴裡不敢說，心裡叫我問問你，你願意不願意？

桂英：我……

彥方嫂：說吧！新學生可不興老封建。

桂英：那，人家會看起咱嘍？

双 双：看不起？他凭啥看不起？比劳动、比文化、比人材，哪点比不上他？你说！

桂 英：看你吧！

双 双：嗯！愿意了？我给你传个信儿，跑个腿儿。（回头一看，二春跑了，喊）二春！（去拉二春，下）

〔桂英趁机又跑，被彦方嫂拦住。〕

双 双：（拉二春上）二春，你看人家桂英，可是挑不掉、拣不剩。那是咱村的姑娘尖儿，闺女头儿。咱这方圆十几里，不数第一也数第二，人家可是点头了，你给嫂子说实话。

二 春：只要人家愿意，咱还有啥说哩！

双 双：好，你愿意了？

二 春：（不好意思地点点头）

双 双：（高兴地）桂英！（拉桂英）桂英，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光扭扭捏捏、缩缩瘍瘍不行呀！你不是愿意了吗？（叫二春）二春，过来，过来！（对二人）您都仔细看看，好好想想。嫂子我也不是那做媒的人，现在也不兴这一套啦，我看着您俩配成一对不赖，既是您也有心，您也有意，来来来，当面说句话，就算对上象啦！（拉桂英向二春走去，二春羞得扭头跑了）

桂 英：（双手乱打双双）你看你，你看你！

彦方嫂：哎呀！新人没有进房，可打起媒人来啦！

桂 英：你也胡说！（又去追打彦方嫂）

双 双：（担起水桶）走吧！快补苗去吧，天都晌午啦！

〔三人上到桥上，忽然看见有个猪又跑到红薯地里

了。

彦方嫂：哎！那是誰的猪，又拱紅薯苗咧！

双 双：（放下水桶，抽出扁担）我叫它拱！（跑下）

〔桂英、彦方嫂跟下。

〔几声猪嚎叫声，孙有婆上。她左手掂个草垫子，右手拿着針綫、鞋底，腋下挟着个放羊鞭子。

孙有婆：哎！那是誰又打俺的猪咧？（过場下）

〔桂英推孙有婆上，到桥上。

〔双双上，彦方嫂追上，推双双至桥下。

〔孙有婆想下，桂英拦：双双想上，彦方嫂拖住。

孙有婆：（唱）喜旺家你真积极，

打罢狗来又撵鸡。

俺的猪那点得罪你，

死打活打啥道理？

双 双：（唱）大嫂子你别着急，

咱是隔壁老邻居。

有話咱都讲当面，

何必这样动脾气！

孙有婆：（唱）你自己做事不論理，

反來說我动脾气。

俺的猪快被你打死，

难道說我就不能提？

彦方嫂：（唱）养猪不在家里喂，

叫它跑东又跑西。

双 双：（唱）队里村南紅薯地，

拱得行断秧子稀。